

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

謝·克魯興斯基著



上海出版公司

編號：127

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

類別：文學藝術

著者 [蘇聯] 謝·克魯興斯基
插圖作者 [蘇聯] 伊林斯基
譯者 李 前 偉
出版者 上 海 出 版 公 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
地 址：上海市南京東路153號1D室
排版者 蔚 文 印 刷 廠
地 址：上海市長樂路256號
印刷者 華 文 印 刷 局
地 址：上海市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原書名 В Стране Друзей (Рассказы о новой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著者 Сергей Крушинский
插圖作者 И. Ильинский
原出版者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1.

定價：人民幣五角五分

字數：94,000 印數：1—8,000

開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6

目次

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道路	一
偉大的解放進軍	一
在起義者那裏	六
約翰·胡斯的遺訓	八
向布拉格進軍	四
在五月的日子裏	七
新的生活，新的法律	〇
首都	〇
二月	六
假面具撕破了	三
四座城市	五
俄斯特拉發——煤礦工人和冶金工人的城市	七
克拉德諾——煉鋼工人的城市	四

比爾森——機器製造業工人的城市·····	四
哥特瓦爾德夫——製鞋工人的城市·····	五
威斯泥隊·····	五
斯洛伐克之行·····	七
山路女王·····	九
約翰和約翰娜·····	一〇
獲救的女孩·····	一〇
遊 戲·····	一四
古老的城堡·····	一〇
幼 兒 園·····	一六
友 愛·····	一三
關 懷·····	一七
節 慶 日·····	一四
共和國光明的希望·····	一五
從朝鮮來的人·····	一五
學習蘇聯人民的榜樣·····	一五

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道路

偉大的解放進軍

是最後一個戰爭的冬季。蘇聯軍隊的幾支部隊在半年之中渡過了兩岸綿延着田野和叢林的寬闊的維斯杜拉河，又經過了被德國空軍毀壞的華沙城，以及巨大的工人城市泰斯托霍夫——一座勤奮勞動的城市，和在城市中心聳立着龐大堡寨的古老的克拉科夫城，給波蘭的土地帶來了自由。只剩下在這國家西境的一條狹窄的波蘭土地還在敵人的鐵蹄下。最後我們的戰士們也攻進了這一小塊土地。法西斯的奧斯維青，或者用德文說就是奧斯什維茨死亡集中營纏繞着帶刺鐵絲網的大門永遠地打破了。

氣候是不能飛行的：暴風雪怒號，使起飛毫無辦法。我們隨軍記者就只好乘着

我們那些軍用的、漆過多次而又剝落了油漆、破舊而轟響的「愛姆卡」●到奧斯維青去。

我記得，我們沿着一條低繞着斷裂不齊的兩岸、深而未凍的小河之濱，很久地從一座被炸毀的橋迂迴到另一座，想駛到集中營所在的島上去，只是白費氣力。可是我們畢竟找到了一個匆忙間拼湊成的渡河點，即是一座半沉的小浮橋，繞過幾個架在很高的柱子上的哨亭，這些哨亭的門在風中砰砰作響，此刻已闌然無人，於是我們到了奧斯維青。

在劃成正方塊的集中營內，半埋在地下的長形棚屋排成整齊的行列。路上躺著屍體；被害人的頭髮凍凝在紅色的冰內。虎口餘生的「囚徒」們在雪中十分吃力地蹣跚着。他們有數千人之多。他們渴望逃出這個島，到我們的軍隊像無窮無盡的奔流般向西推進的地方去。

「囚徒」們沒有身份證，可是這些疲憊的人的外表就說明了很多事情。加之，除了條紋的囚衣以外，在每個人身上都可以看見集中營管理處的記號：自前額到後



腦剃成的頭上髮辮，或者烙在手腕上的集中營號碼。

現在每一個得救的奧斯維青「囚徒」都准許享用紅軍行軍廚車的伙食，並得到一個開往後方運軍火的卡車上的座位。

人們告訴我們，在吉普賽區●還可以遇見幾百個筋疲力盡的「囚徒」。

「什麼叫吉普賽區？」我們問。
「那裏住着吉普賽人嗎？」

「不，」他們回答我們，「以前那裏曾有過吉普賽人。可是他們統通被消滅了。從此以後那裏就叢集了等

● 吉普賽又稱茨岡。

待處死的各種國籍的婦女。」我們打聽到了，在離吉普賽區不遠的地方，可以看到被希特勒匪徒們在逃跑前炸毀的毒氣室及火葬爐的廢墟，也可以看到好些壕溝，由於火葬爐不夠，就在壕溝裏把從卡車上運下來的孩子們澆上汽油活活燒死。

我們很快就親眼目覩了這一切，無論我們怎樣仔細察看這些砌着殘留未毀的巨大的爐門框的磚堆，和雪混在一起的一大堆灰燼，總難明白，這一切慘劇是怎樣發生的。人類的想像力是不可能描繪出類似在奧斯維青的集體屠殺的地獄圖的。

我們走進了棚屋。這是一所門在兩端，裝着磚砌煙道的長而低矮的房屋，煙道直接沿了地板敷設着。爐口位於這一邊的門口，而煙囪則聳立在另一邊的門口。棚屋的女居民們坐在這煙道上，而那些沒有佔到坐位的則站在旁邊，並且把手放在煙道上邊：她們在烤火。這是她們喜愛的日子，因為在SS ●警衛隊逃跑以前，她們整天都工作着，連烤火都辦不到。

最虛弱的婦女躺在木牀上，木牀分三層排在煙道兩旁，並且分成一格一格，像是火車站上的手提行李間。

在棚屋末端的下層欄板上坐着三個捷克女人。

「你們從哪兒來？」蘇聯記者們問她們。

「里底采……」她們回答。

當然，我們立刻記起了在一九四二年爲了法西斯總督海得烈遇刺而被希特勒燒光的里底采村的悲慘命運。里底采所有年滿十五歲的男子都在那時被槍殺了。

我們問，這些里底采女人打算怎樣安排自己未來的命運。她們用半通不通的俄語回答，說是準備回家去，到親人那裏去。

「回里底采嗎？」

「對，當然囉，到自己的丈夫和兒子那裏去，有一天早上我們被強迫離開了他們，」不知道里底采命運的女人說道。「我們被趕出村莊，並且所有這幾年中一直讓我們做苦工，連通信也不許。我們只有希望紅軍爲我們的眼淚報仇。」

她們問，不知道那些討伐者把她們的丈夫趕到了那裏去。我們沒有勇氣說出實話，於是記者之一回答了：

「不，這一點我們不知道……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出一點：蘇聯軍隊將解放捷

克，你們會回到故里去的。」

在起義者那裏

這裏先得說明一下，這並不是我與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第一次會面。在一九四四年的九月我幸運地得到了一個軍用飛機上的座位，飛機從一個在波蘭城市克羅斯諾的郊區，爲燃燒着的建築物所圍繞的機場起飛，並且在黑夜中上昇到必要的高度以後，就朝着西南方向飛去，越過戰綫，降落在敵人的大後方——在赫郎河的流域上，在斯洛伐克。

我記得，我們在雲幕上飛着。在下面瀰漫着的濃密的、被月光照明的雲彩，儼如我們俄羅斯冬天的、積雪的草原。只有一次這幅圖畫才變了樣——在前方雲堆上伸出了一叢巨大黑色的岩石。我們繞着它飛。這是冠以捷克斯洛伐克最高的岩叢——塔特拉高峯的峭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後把這個會作爲我們空軍夜航方向標的山頂命名爲斯大林高峯，以表示對蘇聯軍隊衷心的謝忱。

飛到了預定的區域以後，駕駛員驅着飛機穿過雲層，降落在三橡樹機場的飛行

場上。在便帽、制帽上或在胸前佩着紅帶子的武裝人員在機場迎接我們。我們做了斯洛伐克起義者的賓客。他們中間也有俄羅斯人——是從德國俘虜營逃到這裏來的我國同胞。

起義者控制着相當廣大的地區。他們那裏有汽車，並且連火車都行駛着。起義者在山嶺中英勇地抵抗着各方面來進攻的敵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與參加這些戰鬥的斯洛伐克、捷克及俄羅斯英雄戰士們的會面，不會忘記那營火邊的夜談。當我們看到班斯卡·彼斯特里察小城的居民們在蘇聯影片——「她在保衛祖國」經過戰線而運抵這裏——起義的首都時那種熱烈興奮的情形是多麼高興啊！不管空襲是怎樣頻繁，彼斯特里察的居民們每夜都到「赫郎電影院」去。他們知道了蘇聯的實況，並且這實況深深吸引着他們。

不過，遙遠的蘇維埃國家向來在這裏得到人民的愛戴。人們在法西斯奴役的黑暗中期待着解放者從東方到來。當我們的軍隊——解放的軍隊迫近斯洛伐克的邊境時，這裏就爆發了反抗希特勒虐政的人民起義。只要蘇聯軍隊一迫近，就鼓舞了人民爲自由而鬥爭。

在斯洛伐克土地上，我們看到了愛好勞動的、有才能的、可是備受壓迫的人民。看到了在山腳邊的田地，在田界上堆着石子堆。每次春汛以後農民都用手把石塊從自己的田地裏搬開。看到了仔細地種成一圈圈的秫束（務使沒有一根秫稈壞掉，並且不致被風颳跑）●，看到了在多石的山嶺上開鑿出來的道路，和山隘上的哨兵，山隘隱藏在像煙一般浮動得很快的冷霧裏。看見了美妙動人的民間工藝製品——刺繡、鑲嵌、木刻，聽到了悠揚悅耳的民歌。

正如我們蘇聯人所說，爲友好人民的解放而鬥爭，本身就是他們的獎賞。游擊隊員們走上了衛國的崗位，就堅持着戰鬥，頑強得有如掩蔽他們的岩石。當法西斯的優勢軍隊終於佔領班斯卡·彼斯特里察時，游擊隊員們就到山嶺中去，並且在那裏，在叢山森林中繼續着英勇的游擊戰，一直到蘇聯軍隊開到。

約翰·胡斯的遺訓

一九四五年的早春在第一烏克蘭方面軍的陣地上有二個月之久籠罩着一片比較靜寂的氣象。我們駐在奧得河上的部隊準備着要在敵人的老巢裏給他一個決定性的

●這裏往往有颶風從喀爾巴阡山吹過來。

打擊。

早在深秋，蘇聯師團就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片土地。它們在戰線左翼的山嶺中苦戰着，向杜刻拉山隘攀登上去。在蘇聯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士兵們和它們並肩前進着。雪地上飄揚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三色旗幟。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啊！我們想起了這兩個斯拉夫民族富有爲自己獨立而鬥爭的絢爛情節的歷史。

布拉格有一所大學●在伏爾太娃河岸上已經存在了有六個世紀之久。布拉格的克里姆林宮●在一千多年以前就興建了。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交界處殘存着疊文●

●即查理士大學，一三四八年奠基。

●即布拉格宮。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稱布拉格宮爲「布拉格的克里姆林宮」，因爲捷克文布拉格宮 Prážský Hrad 的 Hrad 與俄文克里姆林宮 Кремль 的意義相同，都作「城堡」解，並且因爲布拉格宮和克里姆林宮的旁邊都豎立着構造相似的鐵塔。

●疊文城堡早在斯拉夫人與柔然人 (Avar) 接觸時就已存在着。以後在拿破崙戰爭期間被法軍毀壞。在疊文城堡的廢墟附近每年夏天都要舉行盛大的「斯拉夫日」紀念會。

城堡的遺跡，那裏曾住過斯拉夫文化早期的偉大活動家棲利爾和梅多迪，他們曾爲俄羅斯文字的發展做了很多工作。

無論是捷克或斯洛伐克人民都遭受過來自強暴的鄰國的好幾世紀之久的壓迫。在最近的三個世紀中統治過捷克土地的不是德國人就是奧地利人，而匈牙利人則自古以來就統治着斯洛伐克的土地。

有一次在一個師的參謀部內記者們得到了消息。「沒什麼特別的，」人們告訴我們。「沒有可感興趣的俘虜。情形尋常之至：兩個法西斯上校，一個將軍，其餘的是從後備軍來的老頭兒。有一個投敵的醫師。據說，他原籍是捷克。」

醫師被叫了出來。這是一個疲憊非常、面有病容，四十到四十五歲間的人。他沒有肩章：因爲撕去了。我們問：

「您是醫師嗎？」

「不，不！」他回答。「Zvěrolékař（是獸醫）。」

● 棲利爾（八二七——八六九）和梅多迪（？——八八五）曾發明依據希臘字母創制的棲利爾字母。

「獸醫？您給獸醫病麼？」

不錯，他給獸醫病已經有二十年了。他用手指來表示這個，把一對又開的手掌指了兩次。

幸而這時出現了一個翻譯，於是誤會就消釋了。原來在捷克文中所有一般的動物都叫做「獸」。那末，這俘虜就是畜醫了囉。如此而已。

獸醫敘述了自己的歷史。他被強迫徵入希特勒的軍隊，早就決定了要跑到蘇聯軍隊這邊來，不過他常常被很久地派在西綫上。而他又不願意跑到美國人或英國人那裏去。

「爲什麼？」

「不信任他們。我不願意他們到捷克來。我希望俄國人來。你們有着誠樸人們的政權，而我是信任誠樸人們的。按照約翰·胡斯的遺訓生活——這就是我的希望。」他表達出了每一個捷克人所朝夕思慕的理想。

● 在捷克文中獸與畜不分，而在俄文中是有區別的。

● 約翰·胡斯是捷克偉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和殉教者。一三六九年（？）生，一四一五年遇難。

五百多年的歷史事件在記憶中浮現了起來。

……農民羣衆，手裏拿着自造的武器反抗貴族的軍隊。起義的鼓動者、人民運動的領袖胡斯不僅要求改革宗教信條，並且還要求改革國家的民政機構。胡斯黨人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下了「真理戰勝！」這幾個字，它們反映人民對美好未來的願望，在捷克民族的歷史中永垂不朽。

他們在這些旗幟下展開了爭取自由的鬥爭。

「聖主」羅馬教皇把胡斯誘進了圈套。胡斯被判爲邪教徒，並在火堆上被燒死。可是捷克的農民風潮擴展得愈來愈廣泛了。十五世紀時農民和手藝工人在自己的人民統帥約翰·齊施卡的率領下取得了巨大的軍事勝利。可是外國武裝力量爲捷克貴族們所支持着，把他們鎮壓了下去。

我們的獸醫回憶着古今歷史，激動地說，約翰·胡斯的遺訓以後屢次反映着。話題並說到了來自不大的斯拉夫霍德族的農民反抗大地主的起義運動，說到了霍德

● 約翰·齊施卡和他的部下高唱着「毋畏寇讐，毋懼敵衆」，直向敵人衝去，敵人望風披靡。

族人的英雄約翰·柯牟那以及一八四八年的事件，那時工廠裏的工人們第一次走到布拉格的街道上來，要求民主改革，說到了一九一八年的紅旗，那時爲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榜樣所鼓舞的捷克工人們曾要求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壓在捷克斯洛伐克頭上有三百年之久的德國桎梏解除了。

看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語言又將自由地轟響。可是勝利的列強——擊潰了該撒大帝德國的英國、法國和美國却真的恐慌起來了：它們無論如何不肯讓誠樸的人們，從戰壕裏來的人們享受勝利的果實。於是它們趕忙要親自宣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獨立」，同時在布拉格搞出了一個唯命是聽的資產階級政府。過了二十年以後，它們的傀儡在希特勒的軍隊面前舉起了國界關木。一次不吉祥的叛國行爲就這樣終結了：帶着白色袖口的資本家們把政權轉交給了穿褐衫的資本家們。

希特勒匪徒們壓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頭上的統治是長期的、血腥的。可是現在希特勒主義遭到了殲滅性的打擊。蘇聯軍隊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